

批判理论与卢卡奇美学

冯宪光*

内容提要:

卢卡奇是20世纪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美学家,对其人和其美学思想历来争论很多。但对他的美学思想的研究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研究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它是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批判的唯物主义。辩证、历史、实践和批判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特质。一般认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领域,批判理论的代表是法兰克福学派。而在2015年,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哲学系教授祖恩的研究认为,马克思在1843年就明确了他要创立的新的唯物主义的核心是批判哲学。批判理论是新唯物主义的起点。从马克思的批判哲学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有一个中介,这就是卢卡奇。在恩格斯逝世以后,面对第二国际领导人用科学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潮流,卢卡奇在1923年发表《历史和阶级意识》,发掘和阐释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辩证、历史、实践和批判四大核心思想,并由此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的兴起。2005年,法兰克福研究所现任所长阿克塞尔·霍耐特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坦纳讲座发表《物化与承认:一个老观点的新看法》的学术演讲,提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在当代仍然有其重要意义,引发了学界对卢卡奇的重新认识。这都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对卢卡奇研究的新成果。习近平指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

* 冯宪光,男,1945年生,山西孟县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东欧马克思主义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课题编号:15ZDB022)阶段性成果。

盘照搬。”^① 本文试图从祖恩和霍耐特的研究新成果来研究卢卡奇的美学思想，阐述卢卡奇的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一直贯彻着马克思的批判理论，表明他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艺术的同时，也在批判社会主义运动中背离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艺术思潮和美学谬误，从而努力建立辩证、历史和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美学。

关键词：

批判理论 霍耐特 物化 卢卡奇美学

批判理论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研究问题的观念和方法。

批判理论之批判的冠名，来自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书名的“批判”的内在精神。康德把自己三部重要著作的书名都以“批判”为名发表，主要是当时康德面临着经验论与唯理论在认识论问题上的争辩陷入困境，而且应该弘扬的启蒙精神又在理性与自由的矛盾冲突中无法指引前进的方向的问题。于是，康德就对人类的理性能力、实践能力以及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沟通和联系，自然法则与实践理性的道德法则协调一致等问题进行全面的、研究、考察和分析。其间，激浊扬清，澄清了过往哲学家在讨论这些问题时的种种失误，指出对于人类关涉上述问题的一些他认为是正确的看法。康德所谓批判，是对以往认知的全面的分析性考察，纠正失误，破中有立。理论的生机在于对一段时期长期存在的流行思想要进行理性的审视，并对超出人类发展常规、维护现有错误秩序的有悖理性原则的常识认知进行颠覆，亦即批判。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中法兰克福学派以社会批判理论著称。1937年，霍克海默在《关于反犹太主义的研究计划》上发表了《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文中出现批判理论的概念。1968年这篇文章收入霍克海默的论文集《批判理论》，阿罗洛维茨为此书写的导论称，“在霍克海默看来，批判理论的任务即在于深入到事物的世界中，去揭示人与人之间的深层关系。资产阶级社会交往的表面现象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等价交换。批判理论的任务即在于去发现‘非人的事物下面的人的根基’，以及破除表面的统一形式的神秘性。霍克海默认为，‘哲学的社会功能就在于批判当下普遍流行的东西。’”^② 批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进行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人民日报》2017年9月30日。

^② 马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导论”第3页。

判理论在 20 世纪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标签。一般学人都认为，批判理论的命名出自霍克海默。埃德加说：“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是社会分析的一种方法，他试图提供一种对社会的政治评价，并试图引导政治实践。这个词是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马克斯·霍克海默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创造的，并被哈贝马斯在《认识与兴趣》，以及着重点略有不同的《交往行动理论》中加以采用。”^①

但是，据克里斯托弗·f·祖恩在《阿克塞尔·霍耐特——一种社会批判理论》中的研究，^② 所谓“批判理论”一语不应该来自 1937 年发表的霍克海默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和霍克海默与马尔库塞共同发表的《哲学与批判理论》以及 1968 年出版的霍克海默论文集的书名《批判理论》这些法兰克福学派的标签，而应该出自于青年马克思本人对“批判哲学”一语的创造。1843 年 9 月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提出，他们共同主办的《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ucher*）这本刊物应该要有一个表达自己信念的明确思路和口号，马克思说：“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政治的批判，把明确的政治立场，因而把实际斗争作为我们的批判的出发点，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教条地以新原理面向世界：真理在这里，下跪吧！我们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你那些斗争吧，它们都是愚蠢之举；我们要向世界喊出真正的斗争口号。”“这样，我们就能用一句话表明我们杂志的倾向：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这是一项既为了世界，也为了我们的工作。它只能是联合起来的力量的事业。”^③ 马克思对他所要创新的理论称为批判哲学，在这里有几层含义。第一，批判哲学必须面对时代和现实世界，创新时代和现实所需要的既是唯物主义的，又是批判的哲学。第二，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必须与混淆是非的谬误与谎言作斗争，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第三，要进行反思性的

① 安德鲁·埃德加：《哈贝马斯：关键概念》，杨礼银、朱松峰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4 页。

② Zum, C. F. Honneth A. *A Critical Theory of the Social*, first published in 2015 by Polity Press. p. 5.

③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843 年 9 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9—10 页。祖恩书中的马克思引文来自“马克思主义文库”网络英文版。此信件以前未收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依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译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 版。而经中共中央批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成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点著作译文审核和修订课题组，由中央编译局组织实施。中央编译局在精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个时期写的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后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第一次发表了此信件的中文译文，足见此信件的重要性。

自我批判,清除自身思想中的迷误,“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①真正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新的唯物主义思想。^②魏格豪斯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关于社会一般进程的‘唯物主义的’和‘批判的’理论”。^③就此而言,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批判哲学是有联系的。

批判哲学需要自我精神净化的理论家站在时代的风口,面向现实和世界,批判一切外在文化意识和内在自我意识的谬误,不允许任何错误思想泛滥,在斗争中呈现希望的曙光,寻找希望的原理和未来的道路,这种无私无畏的批判思路是马克思毕生的理论道路。现在一提到批判理论,许多人立即想到的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观点。但是,我坚持这样的观点。批判理论并不是法兰克福学派专用的标签。青年马克思在创新自己新的唯物主义思想时,就已经将其命名为批判理论(批判哲学),他毕生研究的理论立场和主要方法就是批判。批判理论的本源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理论著作《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已是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这部著作是我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④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并不是对资本主义时代的所有理论以及人类以前的文明的全部成果都进行彻底否定和批判,他尊重资本主义时代及以前的知识中的科学成分,批判的是根本不科学的、只为资产阶级狭隘利益服务的一切理论。他认为,在大卫·李嘉图的时期,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在阶级斗争还不发展的时期,“它还能够是科学”。^⑤而“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⑥而且,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德国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已经不可能产生,只能在对包括德国在内的一切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的研究中,才能出现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所以,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批判的可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0页。

② 本文上面所引马克思信件中的“自我阐明”一语,英译版作“self-clarification”,英译者对这个词在马克思信中的英译使用,我个人理解其中具有把既批判旧有意识,又在其中自我净化的新思想公开阐明的复杂含义,因此应该包含批判者自我思想的反思性澄明之意,特此说明。

③ 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孟登迎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页。

⑤ 同上,第16页。

⑥ 同上,第17页。

能性，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①《资本论》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理论。这里的批判立场和批评精神在康德三大批判的批判意义上也是科学对谎言与愚昧的批判，是思想的启蒙，但是更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

从马克思的批判哲学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有一个中介，这就是卢卡奇。卢卡奇与20世纪的批判理论有不解之缘。

2005年3月，法兰克福研究所现任所长阿克塞尔·霍耐特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坦纳讲座发表《物化与承认：一个老观点的新看法》的学术演讲。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掌门人用承认理论分析了1923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一篇重要文章《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提出的物化观点，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更为严重之时，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在80多年以后仍然是对现实的一种深刻认识。尽管阿多诺与卢卡奇在美学和艺术理论上严重分歧，但法兰克福学派自霍克海默、阿多诺开始从意识哲学立场，仍然肯定和依循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来进行批判理论的开拓，而批判理论的第二代代表哈贝马斯实现了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向，就对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弃如敝屣。想不到风水轮流转。到了第三代的霍耐特又转向了意识哲学，他把自己创新的承认理论奠基于黑格尔《耶纳哲学体系》。他在坦纳讲座上指出，目前黑格尔哲学受到重视，卢卡奇物化理论有复兴之趋势，并且表示愿意“在研究卢卡奇的工作中重新落实这一关键概念的战略”。^②

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卢卡奇在参加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失败之后，痛定思痛，在1923年出版了《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论文集，试图在西方革命缺席的时刻，为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其中，《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创新性地提出物化概念及其文化的理论观点，以概括和描述在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关系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中时，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改变，人与自我的关系也被商品交换关系所笼罩，都变成成为商品交换中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工人不知道自己的阶级归属，不知道自己的历史使命，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而人也失去了人的品格、人的尊严，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意识。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商品一样，不成其为人，而成其为物，这就是物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用异化劳动来概括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劳动的性质，指出工人用劳动创造出商品，而商品却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页。

② Honneth A, *Reification: A New Look at an Old Idea*.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Martin J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47.

资本家所拥有，成为与制造出商品的工人的异己、敌对的力量，成为资本家的个人财富，反过来变成为压迫剥削工人的工具。劳动的异化使人的本质力量也发生了异化。马克思在 1844 年讲的劳动异化引起人的异化的现象与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讲的物化，都是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同一种批判理论。马克思的这个手稿 1932 年才公开发表。而在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论述公开发表大约 10 年之前，卢卡奇就通过研读《资本论》中有关商品拜物教的论述的途径，结合社会学相关理论，对资本主义生产及其社会关系的性质用物化概念进行概括，表现了他掌握与通晓马克思主义的非凡才能和见识。

尽管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在理论上有一些并不完美的错失，作者本人在 1967 年的新版序言中做了真诚的自我批判，但不能否定这一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一定原创性。其中的物化理论的影响极大，正如霍耐特在伯克利大学的演讲中所说：“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德语世界里，物化概念构成了社会和文化批判的主题。似乎透过凹面镜子折射出来，使魏玛共和国具有鲜明特征的失业上升和经济危机的历史状况集中体现在这一概念及其相关概念上。社会关系日益折射出一种冷酷、功利氛围；工匠对自己创作的热爱之情已让位于一种仅仅是遵从工具性命令的态度；即使是内心体验，似乎也充满了计算利害服从利益的冰冷气息。然而，在这种到处弥漫的心绪能够被在理论上概括为‘物化’概念之前，需要一位头脑坚定的哲学家存在。正是格奥尔格·卢卡奇大胆地结合了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和格奥尔格·西美尔著作中的核心思想，在 1925 年（原文如此——引者注）出版的题为《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论文集中成功地创造了这一关键概念。这本书的核心，被即将到来的革命的希望所推动的是一篇由三个部分组成的文章，叫做《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这一著作推动整整一代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去分析当时为物化所掌控的社会环境中的生活形式。”^① 为了抵抗与消除工人被物化的思想侵蚀，卢卡奇提出了无产阶级要树立阶级意识，认识自己的历史主体的身份地位。这一概念也是理论的创新。他把无产阶级作为历史的主体，明确这个历史的主体肩负着改变历史的使命。在 1992 年的一次采访中，路易斯·阿尔都塞的弟子巴里巴尔当被问及卢卡奇对他的影响时说，记得最近重读了《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核心篇章《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我想确切地弄清楚这个问题，在第一时间里，谁说过‘历史的主体’。在所有可能的地方，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后来的理论家，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一论断并不是其他人的发明，只有卢卡奇他自己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

^① Honneth A, *Reification: A New Look at an Old Idea*.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Martin J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7.

发明了这一概念。”^① 以往对历史发展的认识主要是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方面去思考，梳理历史向什么方向发展的走向，但历史的前行不会自动发生，必须要有人的实践的推动，历史的创造和历史发展的推进必须要有主体的动力。明确地把无产阶级定义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的主体，是改造世界的基本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创新性观点。卢卡奇的创新性思考与成就来自于他思想的特色。客观的资本主义物化力量使无产阶级沦落到非人的处境，而摧毁物化改变这个世界的主体恰好正是受侮辱受损害的无产阶级，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历史观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化理论中得到了完整的论述。《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副标题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继续了马克思改造黑格尔辩证法，形成具有批判社会现实的辩证思维的新的唯物主义的思路，他始终遵从唯物辩证法的纪律，在分析每一个具体问题，进入到各个层次的具体环节时，无论是客观的层面或是主观的层面，首先考虑客体世界对主体心灵与活动的归根结底的制约，同时又始终抓住客体的制约与主体的能动性活动毫不分离地结合的辩证结构与二者互动的辩证运动在各个步骤中加以梳理、评估和解释。这使他始终能够在深层次把握住事物的实质。这种思路和方法来自马克思的系统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规范。现在一些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人，总是对马克思主义有无学理的规范性进行质疑，而且总是用现象学、某一学派的社会学、经济学等他们所持有的所谓学术规范来裁定马克思主义。这是盲人摸象，坐井观天。

批判理论主要是辩证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结合的社会哲学理论。在对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合流与区分的学理梳理进程中，在学术创新与规范建立的漫长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几代理论家孜孜不倦地经营着近百年的社会批判理论。卢卡奇物化理论提出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物化的社会关系和物化的精神意识，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进行武器的批判，摧毁物化的社会经济基础，而且特别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进行清除物化意识的精神、思想、意识和文化的批判。卢卡奇在从事具体的武器的批判中屡屡失误，在遭受挫折以后，他也定下心来从事精神文化的批判。他最心仪的工作就是美学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

无独有偶，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同卢卡奇一样是一个钟爱艺术的美学家。他的批判理论的创新性著作《启蒙辩证法》在结尾的“札记和草稿”部分谈到一种犯罪者理论时说：“对待事物采取温和态度，一般都表现为艺术活动，但犯罪的病态

^① Georg Lukács: *The Fundamental Dissonance of Existence, Aesthetics, Politics, Literature*. Edited by Timothy Bewes and Timothy Hall.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1, p. 2.

行为是与此完全不同的。”^① 批判理论反思文明历史，批判社会现实，首先对社会病态进行诊断，是社会病态诊断学，阿多诺把社会犯罪行为与艺术活动两相对立，推崇艺术对提高人的素质教养，克服异化的作用。他的《美学理论》意在探讨“符合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美学的准则”，^② 指出艺术具有对社会的批判功能，艺术具有自身的美学同一性，“它意在协助非同一性的事物来抵制那统治外部世界的、具有约束性的同化强制力量”。^③ 阿多诺一直把美学与艺术的研究作为批判理论的组成部分。从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来看，艺术与美学的研究是批判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

青年卢卡奇最早的研究领域是艺术。1923 年他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引导下，与同时期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等论著一起，催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由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不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合拍，而且与另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有一定关系，他的这本书以及其中的物化理论等在第三国际的共产党内受到了质疑和批判。现在有资料证实，1929 年他写的关于匈牙利共产党革命执政后不应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应该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勃鲁姆提纲”连带《历史与阶级意识》一起受到批判的时候，他写过坚持己见的辩解书。可见他对物化理论有自己的定见。如果他真正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若干观点幡然悔悟，彻底改变自己的思想观点，那么他也就不会在毕生的政治生涯中屡受批判和处分。

卢卡奇在晚年对《历史与阶级意识》有回顾性的总结。在《经历过的思想（自传提纲）》中，他说：“重新思考《历史与阶级意识》。结果，其中重要的不是反对唯物主义，而是完成马克思著作中的历史主义，从而归根到底完成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的普遍性。”^④ 在《自传对话录》中，他说，《历史与阶级意识》“这本书有一定价值，因为在那里提出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回避了的问题。一般都承认异化（应译为‘物化’——引者注）问题是在那里第一次提出的，这本书尝试把列宁的革命理论有机地纳入马克思主义的总概念”。^⑤ 而且，在他最后没有完成的遗著《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还写下了这样的文字：“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维埃政权所产生的伟大的革命危机在许多国家激发起了一个新的健康的没有被社会民主党

① 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威·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年，第 217 页。

② 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5 页。

③ 同上，第 7 页。

④ 杜章智：《卢卡奇自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 年，第 41 页。

⑤ 同上，第 118 页。

人的资产阶级传统所歪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对这一论述的注释中说，“那时从葛兰西到考德威尔有一系列这样的开端。我自己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也是这样的抱负而产生的。”^① 我一直认为，卢卡奇的艺术与美学研究始终与《历史与阶级意识》，特别是物化理论的哲学思想、社会思想有脱不掉的关系。他把人的自由解放置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地位，坚持的是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他始终认为物化不是认识论问题，而是本体论问题，人的意识任何时候都离不开社会存在。物化的消除只能在消除物化意识产生的社会基础才能实现。他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一切艺术和美学的研究都在坚守这个观点。而且，《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主要思想一直都是他在艺术与美学研究中的哲学与社会理论的贯穿性、渗透性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美学家。

2011年，由蒂莫西·贝斯和蒂莫西·霍尔编辑的《格奥尔格·卢卡奇：基调不一致的存在——美学、政治、文学》一书出版。这本书里，收录了第一次译为英文的卢卡奇的一篇文章《为艺术而艺术与无产阶级写作》。此文1926年6月刊载于《事实》（*Die Tat*）德文月刊，此杂志的副标题为“德国文化的未来月刊”（*Monatschrift für die Zukunft Deutscher Kultur*）。这是耶拿出版商迪德利希（Eugen Diederichs）主管的期刊，从1917年到1927年每年总要发表几组有关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文章，卢卡奇的这篇文章就是其中之一。这里专门提及这篇文章，就是因为这篇文章写作和发表于1926年，当时卢卡奇正因为《历史与阶级意识》而受到许多质疑、批判。这段时间他主要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而基本上没有文章发表。在此理论写作的静默期中发表的一篇文章，可以窥见他当时的思想状况。

“为艺术而艺术”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一种西方文学思潮。普列汉诺夫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曾经说过：“凡是在艺术家和他们周围的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地方，就会产生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② 这种不协调是一种什么现象呢？普列汉诺夫只是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立场讲了一种艺术与社会生活具有密切联系的观点。而卢卡奇则从《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化理论阐释了这种现象。他指出：“因为艺术家总是以生命的即时性来感知生命；艺术家越真诚，他对生活的体验就越直接和不受影响。他可能会对人们、团体、机构等进行大胆的批评，但为了保持艺术家的地位，他必须始终处于一种感性的、天真的即时性中，与他那

^① G·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册，本泽勒编，白锡堃、张西平、张秋零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658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822页。

个时代生活所呈现的潜在客观形式相关联。”从艺术家的人的正常感知来看确实如此，但是由于艺术家身处资本主义社会，“艺术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悲剧——整个‘为艺术而艺术’运动悲剧的根源——在于这样的一个事实，正是这种直接的关系，即艺术对现实的态度基础被扰乱了，而正常的感知和体验实际上不可能实现。首先，资本主义作为支配整个社会的诸多生产方式中的一种，它的发展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使人类的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文学的东西）抽象得难以忍受、不可感知、无法形成艺术（非艺术品）。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交换关系（商品关系）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的支配地位，以及必然随之而来的一切生活遵循的拜物教等，都将艺术家包围在一个环境中，因为他是一名艺术家，因而具有激情的、精致的、有鉴识力的感官，所以他不能以一种天真的、直接的方式，在他的世界中享受快乐，并创造快乐。然而，如果他希望继续保持艺术家的地位，那么他同样不可能以纯粹的批判性和理智的方式超越当下。”^① 卢卡奇认为，艺术家作为人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有一种激情、精致的、有鉴识力的感官”，而进行艺术活动也是“以一种天真的、直接的方式，在他的世界中享受快乐，并创造快乐”。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艺术家不可能以正常的艺术家的感官和正常的艺术活动方式进行艺术创作，这是物化在艺术活动中的典型表现，一些资产阶级作家试图以“为艺术而艺术”的与社会隔绝的方式继续从事艺术活动，但是实际上的结果只能是对艺术和社会的绝望。卢卡奇这篇文章的这一观点是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物化影响艺术创作的论述的进一步发挥。《历史与阶级意识》指出，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艺术家还可以依凭自己在生活中的直接体验，认识生活的本来面目，但是由于物化，艺术家这种认识日常生活的正确方式在资本主义时代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实，物化遮蔽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性事实的真相。“如果说从亚里士多德直到高乃依时代的理论家们的悲剧理论及其实践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都把家庭冲突看作为悲剧最恰当的题材，那么在这种观点后面——除了这样可以达到把事物集中起来的技术上的好处外——就隐藏着这样一种感觉：这些题材以一种感性的、实际的、清楚的形式反映了社会的巨大变化，使人可以清楚地看到变化的轮廓，反之，要把握变革的本质，要理解变化在整个过程的起因和意义，无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都将是不可能的，埃斯库罗斯或莎士比亚就这样以他们对家庭的描述，向我们深刻、正确地展现了他们时代变革的情况，而现在我们只有靠历史唯物主义的

^① Georg Lukács: *The Fundamental Dissonance of Existence, Aesthetics, Politics, Literature*. Edited by Timothy Bewes and Timothy Hall,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1, p. 160.

帮助，才能在理论上遵循这样一种创作观点。”^① 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艺术家要认清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的现实，必须和无产阶级站在一起，用艺术为反抗物化而斗争。

在这篇文章结尾，他还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找不到出路艺术家指出在俄罗斯出现了新的艺术景观。他说，“在欧洲其他地区，人们普遍而真切地悲叹于文学的停滞和有才华的年轻作家的匮乏，而在俄国，则涌现出了一大批新兴的、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虽然他们可能经常处于摸索和结结巴巴的状态——但人们已经感觉到他们作为人和作家所立足的坚实基础。几乎没有一种史无前例的新文学与所有早期的文学的发展完全不同，而这种文学却突然出现了。”“可以肯定的是，正如马克思所言，法律永远不能超越社会的经济形态，文学也不能！但正是当我们没有期待突然出现的奇迹，不指望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时，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也将有可能取得巨大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显而易见的。”^②

对于这篇时隔大半个世纪在英语学界第一次面世的文章，有不少议论。一些人认为，卢卡奇此时正在受审查和批判，他仍然坚持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化观点来分析“为艺术而艺术”的现象，从而证明他确实不为批判所左右而坚持己见。另有说法是，文章结尾对俄国文学的赞扬，表示卢卡奇思想开始发生转折，逐渐靠近斯大林主义。关于后一种说法，我有不同意见。首先，这篇文章的总体思想就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思想。《历史与阶级意识》指出了无产阶级缺乏阶级意识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物化劳动者的思想意识的结果，希望无产阶级努力树立阶级意识，担当历史使命。这一思想用在艺术家身上，恰好是应该走出物化迷误，投身无产阶级革命，成为社会主义的艺术家。在逻辑上二者是一致的。何况1910年，卢卡奇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文化的唯一希望可能在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野蛮人将“用无情的手”和“撕开所有微妙的、红色的东西”“一切周边的东西”，从而使革命精神回归到“艺术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但他当时认为这种希望是徒劳的，因为社会主义并不包括“早期原始基督教的灵魂扩张和宗教力量”，因此不可能是“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真正对手”。^③ 1926年已经不是1910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已经在欧洲知识分子中竖立起穿透资本主义迷雾的明亮的灯塔，写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卢卡奇早已对社会主义怀有坚定的信念，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文学的价值高于“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他对俄罗斯文学的赞扬是对

①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61—262页。

② *Georg Lukács: The Fundamental Dissonance of Existence, Aesthetics, Politics, Literature*. Edited by Timothy Bewes and Timothy Hall,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1, p. 162.

③ *The Lukács Reader*, ed. A. Kadarkay. Oxford: Blackwell. 1995, p. 151.

社会主义文学的信心。此文写作基本上与《历史与阶级意识》同期，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思想观点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从这一点来看，《历史与阶级意识》并不存在过去给它加上的那么可怕的罪名，它可能并不完美无缺，但是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

1930年卢卡奇到了苏联，和里夫希茨一起进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1934年，苏联推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卢卡奇当时身处其中，也写了一些赞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章，为此，卢卡奇在西方学界饱受诟病。就此一事，我也有一点不同意见。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术语及其定义是在1932年至1934年苏联文艺界关于创作方法问题讨论过程中，由一些作家和理论家提出，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辩，最后由斯大林同意后确定下来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在1934年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里作了如下的表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保证艺术创作有特殊的可能性去发挥创造的主动性，去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风格和体裁。”^①这个定义从文字表述来看，突出了文学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这些现实主义元素和文学作品应有的社会主义精神，以及保证艺术的特殊性的要求。仅从字面意义上说，这些原则和方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卢卡奇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在理论上对这几项原则的赞同，表示的是一种对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支持，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的坚守。

但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原则在实际实行过程中存在一些严重的偏差。其中的教训值得总结。1936年12月苏联颁布新宪法，宣布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1967年勃列日涅夫又宣布苏联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结果，1991年年底，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轰然解体，苏联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其中的种种复杂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苏联的解体同时也证实了指导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失误。在中国最早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徐崇温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时主要是国际共产主义内部的一股思潮，它对苏联共产党的内外政策及其苏联模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些批评后来被共产国际斥责为‘理论上的修正主义’，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从现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来看，他们对苏联模式所提出的批

^① 曹葆华：《苏联文学艺术问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13页。

评，有许多问题是击中要害的。”^① 我赞同徐崇温的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在一些问题上是正确的。由此而延伸出的问题是，由《历史与阶级意识》而兴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对苏联模式错误的批判的正确性，那么作为《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作者同时又一直坚持其中的基本观点正确性的卢卡奇，又怎么能够对苏联文学贯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实践活动中的错失认同并加以赞扬呢？

徐崇温在写这篇文章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还未解体，都还处于改革之中。无论是改革还是最后改革失败的解体，都说明了苏联模式存在若干必须正视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时间段，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的改革时期。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是首先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进行了重新认识，提出剥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后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达到理想的完成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阶段，还处于一个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需要继续建设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一个漫长过程的历史时期性的概念。苏联的失败在于简单地认为共产党取得国家政权就是完成取代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的远大目标还需要认真地建设才能达到，好大喜功，在还没有解决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通过建设和发展解决的若干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问题之时，贸然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苏联 1935 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与 1934 年宣布采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二者在时间点上是一致的。根据我对当时苏联文学作品的阅读，感觉到这些作品都把当时苏联的生活描绘成为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理想的幸福生活，掩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着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作为深入地掌握了唯物辩证法的美学家的卢卡奇对此有一种艺术和政治的敏感，对当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实践中的作为是有他自己的看法的。从现在留下来的著作来看，他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要是在理论原则上加以肯定，除了写过评论高尔基的专论以外，基本上没有直接颂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当时苏联官方肯定的作品大加赞赏的文章。他也称高尔基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家，但他赞扬的是高尔基作品“对人类命运的这种理解，对人的种种表现”，堪称“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② 而且，高尔基的作品是真正伟大的文学，而不是某种观念的宣传。“真正的文学的伟大的任务是唤醒人们意识到他们自己，为了完成这个使命，它必须能够吸引人民大众的关注。但是，这种普及并不意味着冲淡问题的尖锐性，或者是把文学变成宣传。真正伟大的文学的普及应该决定于这样的事实：它在尽可

^① 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7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卢卡奇文学论文集》（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77页。

能高的水准上表现真正的问题，而且挖掘到人类的苦难、感情、思想和行为的最深的根源。”^① 卢卡奇评论高尔基的文学思想并不是依据苏联官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而是依据《历史与阶级意识》反对物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解放的学说。

卢卡奇确实表示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会有进一步发展的前景，但是他并不同意把当时苏联的社会现实作为完美的社会主义社会来颂扬，相反，他在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个“远景”的创作理论问题。他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必须要有远景，否则它就不成为社会主义了。问题在于如何充分地表现这种思想。这样说说是很简单的：我们的远景就是社会主义。”^② 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成提供了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当时摆在苏联政府和人民面前的任务是把这种可能性变成为现实性的事实。《历史与阶级意识》就认为，马克思研究问题的方法不仅关注事实，还要关注事实形成的过程。事实由过程构成，只有在过程中事实才能从总体中呈现出来成为事实，只有通过过程，事实才能变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为真正的事实。没有对事实的过程性追踪，始终不能把握事实。^③ 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误就是简单地跨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艰苦的过程跨越过去，在思想意识上把社会主义建成的可能性误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建成的现实性。这是导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失去政权的官僚政治的物化现象。当时苏联利用官方行政力量在推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抽离了社会主义宏伟远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在客观上存在的距离，主观、片面地把当时的社会现实作为实际的、完成的社会主义社会来描写和歌颂，“就是他们把我们现实的远景当做已经付诸实践的现实表现了出来，那么现实就超过了已完成的社会主义的抽象远景了”，这样，“是有着双重错误的。一方面它过低估计了阻碍和旧的残余，特别是存在于人们身上的、在他们的灵魂里的旧的残余；另一方面，它又过高地估计了迅速实现的结果，由此而作出了一幅歪曲现实情况的图画。”^④ 这样的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实践的批判是切中要害的。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指出：“物化的基本结构在近代资本主义的一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卢卡奇文学论文集》（二），第 279 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卢卡奇文学论文集》（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年，第 457 页。

③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271 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卢卡奇文学论文集》（一），第 458 页。

切社会形式（包括官僚政治）中找到。”^①“在官僚政治中被物化了的人，就连他的那些本来能促使他起来反抗物化的机能也被物化、被机械化、被变为商品了。”^②物化不仅是社会关系和人的思想意识的商品化，官僚政治也是被资本主义生产所扭曲的物化。而推翻了资本主义政权而崛起的新兴社会主义政权如果在政权机构和运行机制中残留着旧有物化的影响，就有可能使官僚政治残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国家中如果还有官僚政治就是没有在革命中和自我革命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清除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化的残余影响。在现代社会的作家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引，社会主义国家中文学艺术事业的领导更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清除物化的官僚政治的残余影响。卢卡奇说：“谁要是官僚主义地、命令式地来理解这一问题（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政党和什么阶级的命令的基础上）就会造成很严重的错误，就会窒息即将到来的可能性的萌芽。”“党的诗歌是诗歌的一种主要类型，但远远没有囊括诗歌的全部内容。谁要是希望在新的民主社会中将只有党的诗人进行写作，那他对文学的概念一点都没有。”^③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具有将社会主义的未来愿景变为现实的可能性，但是仍然是未能实现的可能性。卢卡奇对苏联官方力图将未成远景当成已然事实的写作要求所进行的批判，在美学上坚持了唯物主义，同时具有批判理论的意义。卢卡奇没有迎合有违艺术规律的苏联官方推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实践，但是他并没有采取“积极自由”的直接对抗斗争的态度，而是采取“消极自由”的方式，在许多评论家热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时，却回头去面向19世纪，埋头去研究欧洲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而且在与表现主义进行论争时并不采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观念，而立足于阐明一般现实主义的内在规律。

其中，卢卡奇在阐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现实主义成就的论述时发表了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并不相同的文学理论见解。恩格斯在1888年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信中指出，在面对客观社会现实时，“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大的特点之一。”^④恩格斯这个论述为许多理论家所阐释，一般的看法都是认为恩格斯指出了艺术创作方法

①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57页。

② 同上，第258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卢卡奇文学论文集》（一），第45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71页。

具有相对的能动性，能够解决作家思想内在的矛盾。这些看法累积起来，形成了过去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所谓“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的议题。但是，卢卡奇却另辟蹊径，以此论述作为现实主义对作家主体要求的一种规定，而作家只有遵守这个规定才能真实地、历史地反映社会生活。他把恩格斯说的“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在他力主的意义上称为“伟大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伟大关键在于作家心灵在伦理学意义上的伟大。卢卡奇在许多论文中都通过巴尔扎克创作的分析来说明这个问题。他在《农民》一文中通过对巴尔扎克小说《农民》的分析指出，“使巴尔扎克成为一个伟大人物的，是他描写现实时的至诚，即使这种现实正好违反他个人的见解、希望和心愿，他也是诚实不欺的”。^①而在与表现主义论争时写的《现实主义辩》一文中，卢卡奇又进一步深入讨论了这一问题。

他说：“严肃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们的世界观和政治态度，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这就有一点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的原则相抵牾的意思。那么，什么是现实主义最关紧要的事情呢？他又说：“这就自然使我们想起了一个重大的美学问题。恩格斯在谈论巴尔扎克的时候，把这个问题称为‘现实主义的胜利’；那是深入到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真正老根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接触到真正现实主义的实质：伟大作家对真理的渴望，他对现实的狂热的追求——或者用伦理学术语来讲，就是作家的真诚和正直。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如巴尔扎克，假使他所创造的场景和人物的内在的艺术发展，跟他本人最珍爱的偏见，甚至跟他认为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发生了冲突，那么，他会毫不犹豫地立刻抛弃他本人的这些偏见和信念，来描写他真正看到的，而不是描写他情愿看到的事物。对自己的主观世界图景的这种无情态度，是一切伟大现实主义作家的优质标志，和第二流作家形成鲜明的对照，有些第二流作家差不多总是使他们自己的世界观与现实‘和谐’，也就是硬把一种虚假的或歪曲的现实图景说成是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伟大的作家与渺小的作家在伦理态度方面的这种区别，是跟真创作与假创作之间的区别有着密切联系。”^②这样对现实主义的核心本质的论述就直接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划清界限。卢卡奇认为现实主义的标志是以人为本的美学伦理，与马克思的“斗争和希望的时代的自我澄明（批判哲学）”是一脉相通的。毫不动摇地面对现实，用洗净物化污浊、净化的心灵去面对现实，真诚和正直地去描绘他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卢卡奇文学论文集》（二），第160页。

^② 同上，第53页。

所看到的现实，就是卢卡奇现实主义的核心思想，也是划分真实创作与虚假创作的分水岭。现实的本质是什么，是真实的社会存在。马克思认为，艺术精神对世界的掌握与科学一样能够真实地把握世界的本质。因此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是对真实的社会存在的再现。由于社会存在本身的结构有耸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各种观念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形式都在建构和传播自己对社会存在的看法。认识真正的社会存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认识过程中会受到歪曲性的意识形态的遮蔽和干扰。即使有的作家认识到真正的社会存在的面貌，还有可能由于自己的经济利益或其他私人利益的计较，在“皇帝的新衣”面前视而不见，指鹿为马。这时，真诚地面对现实的作家“会毫不犹豫地立刻抛弃他本人的这些偏见和信念，来描写他真正看到的，而不是描写他情愿看到的事物”，真实地在作品中展示出社会现实中内在的社会存在的真相。而这就是卢卡奇从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中发掘出来的现实主义的实质。

这也同时是卢卡奇对苏联文艺工作确实存在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弊端的美学批判。这也使他成为20世纪对现实主义研究最深入、成果最丰硕、成就最突出的美学家。以上事实难道不足以肯定卢卡奇在那一个特定时期始终清醒地保持着批判理论立场，从而消除对他的误解和批评吗？

卢卡奇关于作家艺术家面对实际的社会生活，要有“真诚和正直”的美学伦理，这是真创作与假创作，伟大作家与渺小作家的根本区别。这对世界上一切文学艺术创作都有着重大意义。中国作家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的旧中国就提出来，“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①“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名凶猛的闯将！”^②鲁迅在当年就具有“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③的“真诚和正直”美学伦理，以《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作品真实地、历史地再现了旧中国的社会现实，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作家巴金发表了《说真话》著名文章，反思了改革时代以前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存在不敢说真话的社会弊端，一再呼吁作家一定要“说真话”。巴金的《随想录》等杂文、随笔，几乎都是围绕着对中国改革时代之前的文学界做

① 《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1页。

② 同上，第254—255页。

③ 《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90页。

文化反思性批判，提倡“说真话”来写就的。这使他的《随想录》成为改革时代文学的一面旗帜。当然，在物化依然存在的社会和时代里，说真话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正是说真话的价值所在，正是“真诚和正直”的美学伦理的价值所在。意识到有可能以言获罪的时候，说真话是人之为人的自觉选择。人是他自己的行为的产物，是他自己行为的承担者，每一个承认自己是“人”的作家艺术家，都必须承担起自己必须回答是否说真话的责任：承担，还是逃避。——只有把自己的一生真正奉献给人类的自由、解放和幸福的人，在人民的利益面前没有丝毫个人的利害得失的人，才会义无反顾地选择说真话。因为，只有说真话，才是他生命的意义之所在，才是他从事文艺创作的意义所在。中国现代与当代文学证实，卢卡奇提出的在文学创作上坚守“作家的真诚和正直”的美学伦理不仅是文学现实主义的根本立场和标志，更是每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作家的基本美学立场。只有“诚实不欺”地“说真话”，作家才能树立起文学的权威和美学的权威。

这是文学对物化世界和物化意识的彻底批判，也是对现实社会的社会存在真相的深刻揭示。

霍耐特在坦纳讲座的演讲使卢卡奇和他的物化理论重新在 21 世纪的批判理论中唤起被遗忘多年的记忆。他说：“直到现在，似乎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种情况可能再次发生变化。像一个哲学上未加工的金块，‘物化’范畴已经从魏玛共和国的巨大深渊重新出现，并重新占据了理论讨论的中心舞台。有三项（如果不是四项）指标支持这种猜测，即当代社会面对的时代氛围正在发生变化。首先（也是相当平庸的），人们可以指出一些最近的小说和叙事，散发着我们日常生活逐渐商业化的审美氛围。这些文学作品通过使用特定的文体手段或借鉴某些特定的词汇，表明我们作为社会世界的居民，自己和他人的互动，就像我们与无生命的对象互动一样——没有任何内在情感的痕迹，也没有任何理解他人观点的欲求。在这方面要提到的作家名单包括美国作家，如雷蒙德·卡弗和哈罗德·布罗德基，法国文学米歇尔·霍勒贝克的《可怕的幼童（enfant terrible）》，以及埃尔弗里德·杰利内克和西尔克·舍伊尔曼尼等德语文学家。”^① 霍耐特认为，这些文学作品里面的人物对世界、他人毫无热情，生活在一个物化的冰冷的世界中。与此相应的是，一些社会学家又开始了对于卢卡奇的物化的研究，用物化概念指称现实社会中“一种违反道德或伦理原则的人类行为，即不按照其他主体作为人的特征对待他们，而是将其视为麻

^① Honneth A, *Reification: A New Look at an Old Idea*.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Martin J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7.

木和无生命的对象——作为‘物’或‘商品’。”^① 霍耐特首先从当下文学作品表现的情感趋势提出物化理论即将重新提起的征兆。而且，霍耐特试图抵抗物化、修正主体、治理社会的承认理论有三种主体间性承认形式：爱、法权、团结，其对应承认原则是自信、自尊、自豪。而卢卡奇研究了科学和艺术在同样反映客观现实时各自具有的特色，他在《作为上层建筑的艺术》中的结论是，“科学是人类的认知，艺术是人类的自尊。”^② 卢卡奇的美学思想与霍耐特的承认原则又有异曲同工之处。新一代批判理论在西方学界再次复活了卢卡奇美学思想，复活了卢卡奇美学思想的批判理论特色。在卢卡奇和他的物化理论再次受到世界瞩目之时，我们理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进一步加强对卢卡奇的批判理论和美学思想的研究，回答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物化日趋严重的时代提出的社会和文化问题。

附言：1963年卢卡奇的《审美特性》出版，在该书的献词中，他写道：“这本书是我的美学和伦理学第一次独立成篇的著作，它概括了我的研究工作的重要成果。”^③ 在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与美学发展史研究中，彼得·德梅茨在《马克思、恩格斯、诗人》中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系统发展始于卢卡奇。”^④ 本文题目是《批判理论与卢卡奇美学》，理应分析和论及这一著作。但由于本文现在已经较长，以后拟将卢卡奇的《审美特性》与阿多诺的《美学理论》做一比较，把《批判理论与卢卡奇美学》写完。

① Honneth A, *Reification: A New Look at an Old Idea*.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Martin J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8.

② Gyorgy Lukacs. *A művészet mint felepitmeny*, (a special publication of the Hungarian Cultural Ministry, 1955), p. 7.

③ 卢卡奇：《审美特性》（上），徐恒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扉页。

④ Peter Demetz, *Marx, Engels, and the Poets*. Chicago. 1967, p. 229.



Critical Theory and Lukacs' Aesthetics

Feng Xianguang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Lukács is a famous Marxist theorist and esthetician of the 20th century. There has been arguing about him and his aesthetic thoughts. However, the study of his aesthetic thoughts is undoubtedly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study of Marxist aesthetic thoughts. Marxism is the new materialism created by Marx and Engels. It is dialectical,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materialism,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critical materialism. Dialectic, history, practice, and criticism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rx's new materialism.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in the field of Western Marxism, the representative of critical theory is the Frankfurt School. In 2015, the study of Christopher F. Zurn, a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Boston, concluded that Marx had made it clear in 1843 that the core of his new materialism was critical philosophy. Critical theory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new materialism. From Marx's critical philosophy to the critical the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there is an intermediary, and this is Lukács. After the death of Engels, facing the trend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leaders explaining the Marxism with scientism, Lukács published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in 1923 to explore and interpret the dialectic, history, practice and criticism of Marx's new materialism. The four core ideas have influenced the rise of the Frankfurt School's critical theory. In 2005, Axel Honneth, the current director of the Frankfurt Institute, gave a lec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Tanner Lectures entitled "Reification: A New Look at an Old Idea", suggesting that

Lukács' materialization theory is still contemporary. It has its significance which triggers a re-recognition of Lukács in the academic circle. These are all new achievements of foreign Marxist research on Lukács. Xi Jinping pointed out: "We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and research on the new achievements of foreign Marxist studies. There are analyses and identification. We should neither adopt an attitude of rejection nor take a full picture."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study Lukács' aesthetic thoughts from the new achievements of Zurn and Honneth, and expounds that Lukács' philosophical thoughts and aesthetic thoughts have been carrying out Marx's critical theory. It shows that while criticizing capitalist society and art, he is also criticizing the artistic trend of thought and aesthetic fallacies that deviated from Marx's new materialistic in the socialist movement, thus striving to establish Marxist aesthetics of dialectical,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Keywords:

critical theory; Honneth, materialization, Lukács aesthetics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of Chinese Marxist Practical Aesthetics School and Its Multivocal Chorus

Jiang Fe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reason that the Chinese Marxist practical aesthetics school takes the concept of "practice" as its core has its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inevitability. It was in the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s concept of "practice" that a genealogical of practical aesthetics with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a huge scale and different views was gradually formed. It mainly includes Li Zehou's practical aesthetics of subjectivity, Zhu Guangqian's "the whole people" practice aesthetics, Wang Zhaowen's "aesthetic relationship theory" practical aesthetics, Yang Enhuan's "aesthetic phenomenon" practice aesthetics, Liu Gangji's "the theory of Creation-freedom" practical aesthetics, Zhou Laixiang's "harmonious theory" practical aesthetics, Jiang Kongyang's "creationism" practical aesthetics, and other parts. Their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nd harmony of "multivocal chorus" make "practical aesthetics" become the most influential dominant ideological trend and school of thought in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esthetics.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and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Marxist practical aesthetics school are in synchronization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aesthetic discourse system. Although it has gone through a long